

东风随春归,发我枝上花。 ■钱政兴

岁月悠悠

父亲的故事

■傅光达 文

父亲今年100岁。他一生经历过3次非常危险的死里逃生事件。两件是我听他对我私下里讲的,因为事发当时我还不知身在何处。另外一件是我们四兄妹亲见亲历的。

2009年1月25日除夕,我们全家三代同堂正围桌吃年夜饭,欢欢喜喜地边吃边聊,等待着观看电视播送的央视春晚。大嫂正要捡菜给挨坐在她身边的父亲品尝,突然发现对方耷拉着脑袋,情况不妙,就惊叫起来:“阿爸!你哪能啦?”这一声呼叫,惊到了我们所有在场的人。大家都丢下筷子,迅速围拢到我父亲身旁,按照自己的辈分呼喊着:“阿爸、爷爷、外公!”

当时已米寿的父亲什么反应也没有,人事不省。我想到打120,甚至想到了更可怕的结果。学过医的大嫂镇静地指挥大哥二哥轻轻地搀扶着父亲挪到一边,解开他的衣领,随后她对准父亲的人中用手使劲掐了起来。那是非常令人心焦的五分钟!蓦地,父亲“呕啊”地叹了口长气,慢慢睁开双眼,感到莫名其妙,问道:“作啥啦?”

姐姐赶紧问:“阿爸你现在感觉怎么样?”父亲说:“我想上厕所。”大哥应声连忙扶着父亲去解手。

稍顷,姐姐奉上一杯白开水,父亲喝了两口,这才正式缓过神来。他说:“我刚刚觉得有点闷,好像睏了一觉。”大嫂说:“好了,可能是一时缺氧。阿爸你想睏就睏。”大哥随即陪着父亲去就寝了。

我们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年夜,新年里还后怕不已。

说到最早遇到的那件往事,先要略微提一下我父亲的身世。百年前,家父出生于水乡绍兴柯桥。因为靠近通海的曹娥江,我爷爷就是一个在水上讨生活的撑船人。我曾想象过他嘴里嚼着乌干菜,头戴乌毡帽,摇着乌篷船的模样,但是我从未见过他老人家。便是家父也只与他亲近不过8年就阴阳两隔。

由于家中失去顶梁柱,经济困顿,原先读私塾的家父从此休学,开始干活谋生。从9岁开始,家父随我祖母先到杭州后闯上海,18岁之前他到处打工,俗话说,“世上三般苦,撑船打铁磨豆腐。”家父除了打铁,其它两样都尝试过,都是做起来不能有片刻停歇的活计,还做过铜匠店学徒、黄包车夫,最后到丝织厂当上机械设备保全工直至退休。

那件事发生在1940年初夏,事后回想起来,那鬼子可能把我父当作地下党抗日战士对待了。其时,我父提着才籴的10斤米,正沿北苏州路走。有个铆牢他的东洋鬼子持枪突然强行拦住他,气势汹汹,示意要搜查。我父迟迟疑疑的,正要打开米袋接受检查。鬼子不由分说用枪尖挑破了米袋子。米“哗哗”地漏撒了一地。粮食啊——我年轻的父亲顿时气得涨红了脸,但他强忍住委屈,本能地想去拾米。谁料那东洋“牛二”,竟蛮不讲理用脚把撒落的米踢开去,随后不依不饶地上来一把揪住我父的衣领,要带他走。

我父当时19岁,血气方刚,身体结实,虽然老实巴交不想惹事,但关键时刻想到了拼命,心忖与其被宰割,不如……父亲当时也不吭声,只是用足全身力气抬腿朝对方的裤裆就是一脚。那鬼子顿时痛得龇牙咧嘴地挫下身去。我父趁机撒腿就跑,待跑到河边时,只听到“乒”地一声枪响,子弹擦身而过,幸亏没有被击中,否则以后也就没有我什么事了。当时父亲没有等对方再开第二枪,拼着黄包车夫的矫健脚力,毫不迟疑朝苏州河跳了下去。

父亲当天奋力足足游出大约9公里之外,早年撑船时练就的游泳本领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,这才上岸躲过一劫,偷偷地走回家去,还不敢轻易对我祖母和别人说这件糟心事。

还有一件往事发生在我出生的前一年,1956年秋冬之交的一个后半夜,那天家父在丝织厂上中班,下班后就睡在单位的宿舍里,正在睡梦里,突然耳边都是嘈嘈杂杂的响声,仔细一听,大事不好,着火了!同宿舍的同事比他醒得早,见到堵了门的火势慌得六神无主,口中念叨着:“不好了、不好了……”双手拿了一只搪瓷痰盂罐在屋里团团转。家父一骨碌爬起来,醒了醒神,对同事喝道:“你拿痰盂罐做啥,它又不是金条。现在逃命要紧!”一句话提醒梦中人,同事放下痰盂罐,就要往外逃。家父恰好是厂里的业余消防员,当时镇静地拦住同事说:“慢点!”说着在隐隐约约的火光里,去提床头柜上的两只竹壳热水瓶,感觉还有水,蛮热的,就迅速把水倒入脸盆里,浸湿了毛巾又绞成半干,递给同事一条,叫他学自己的样子捂牢面孔。水已不多,又把痰盂罐里的水“夯不啷当”全部倒进脸盆,泼在两条棉被上,随后将一条潮湿的被子披在同事身上,自己也披上一条,这才对同事道:“好了,冲出去!”他俩一前一后穿过火笼到了外头,顺利逃生。不久,救火车也开来了……后来,家父不止一次提及此事,说遇到火时千万不能慌神。

2009年农历己丑年起,家父的帕金森症越来越明显,动作迟缓、肌肉僵硬、姿势不稳,吃东西也日趋困难,我们四兄妹商量好24小时轮流照护他。起初他经搀扶一天还能连续走20步,到2010年他每天的步数逐月减少,到年底终于没有能再一次成功逃生。

生活故事

鱼虾乐

■王智琦 文

朋友老宋的儿子手巧,闲时喜欢莳花弄草,近来又爱上了鱼缸盆景,玲珑假石错落别致,加以翠绿水草,碧波荡漾之际,游鱼往来倏忽,灯光照射之下,好一幅流动的山水美景。架不住我的再三央求,老宋儿子帮我也做了一个大鱼缸,里面假山水草等一应俱全,但告诉我水草要养一段时间才能连缸送来。

正巧机关医务室的何医生养在办公室的孔雀鱼生养了30多条小鱼,她慷慨地送我4条,2雌2雄。何医生告诉我,孔雀鱼属于热带鱼类,只要养得法,可以子孙连绵不息。我很是高兴,赶紧买了电热棒和鱼饲料,一本正经养起了孔雀鱼。

4条孔雀鱼在偌大的鱼缸里,就像投入了浩瀚的大江大河,我每次寻找,着实要费一番功夫。有一次,我突然发现假山石上似乎有东西在蠕动,我以为是新生的孔雀鱼,但想想不可能,雌孔雀鱼还不到豆蔻年华呢。定睛一看,居然是一只小小河虾,须足俱全,正在弯腰蹦跶。我估计这小虾是随水草而来,可能还不止一只,倒是可爱有趣。

养了不到一年,孔雀鱼果真要开始生育,雌鱼肚子鼓鼓的,游得很吃力。我没看见什么鱼籽,幼鱼就出现了。幼鱼通体墨黑,头很大,一双眼睛尤其大,喜欢群聚而游。而此时小虾群体也在不断壮大,大到密密麻麻地爬在长满苔藓的玻璃壁上,有密集恐惧症者怕头皮真会发麻。我观察到孔雀鱼不会去吃小虾,小虾对孔雀鱼也视若无睹,但新生的孔雀鱼数量却在不断减少,真不知是孔雀鱼父母虎毒食子还是小虾在弱肉强食。我原想将小鱼分而养之,后又想到丛林法则,适者生存,罢了罢了,能留下来的才是胜者。

就这样,孔雀鱼和小虾和平共处,同饮一缸水,共食一盆饭,冬季还共享电热棒的温暖。孔雀鱼现已有20多条,雌鱼多于雄鱼,其实好看的是雄鱼,鱼尾色彩斑斓,真像孔雀开屏,美艳之极。而小虾则越来越多,多到不可胜数。令人头疼的是虾会褪壳,须足俱全的空壳沉在水底下,需要经常打捞清理。鱼缸里寂静无声,但生命的轮转时刻都在进行。

“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。”但愿鱼虾短促的一生,真的很快乐。

意犹未尽

当年的中小学劳动课

■卞林夫 文

古稀之年,回忆当年学生时代的劳动课,历历如在眼前。

小学时,我们曾在黄浦区一家名为黎明手帕厂的车间劳动,为一叠叠完工的手帕剪须。因为从缝纫机上下来的手帕都有一根长长的尾巴,这么简单的活儿非小学生莫属。但如果你分心走神,剪刀剪到了手帕,那正品就成了废品。

1961年秋天我考入格致中学。当时学习苏联实行中学五年制,不叫初一初二而称中一中二,到中三时,不学苏联了,又改为初三。格致是全市名校之一,格致的劳动课也颇有特色。

格致有校办工厂,校办工厂里车钳铣刨一应俱全。我们第一节劳动课,便是工厂的老师教我们学钳工。每人领到一把大锉刀,一块鞋底样的铁板。铁板大约有1厘米厚。我们的任务是用锉刀把电焊割下的铁板四周挫平挫光滑,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校办工厂的产品之一,小皮匠的铁脚板。

校办工厂的老师认真教我们如何用锉刀:站好弓步、夹稳工件、双手用力、只推不拉,每隔15分钟,有老师来检查质量和进度。质量第一,进度第二,这节课做不完,下节课继续。当然,手套工作服是没有的,时间久了,也会弄出些老茧。几十年后同学聚会,有进工厂当了钳工的,徒子徒孙都达到八级了,也许那就是在格致校办工厂练出的基本功。当时女生做什么,我们无暇顾及,也许是装配吧!校办工厂是有经济效益的,老师学生都有一点福利。

记忆犹新的,还有学校组织的倒马桶。那时黄浦区大小弄堂平民百姓谁家不用马桶?初三那年暑假,学校就组织我们帮助清洁工倒马桶。上海的八月火伞高张炎威如炽,但清晨4、5点却是凉风习习。我们起了个大早,每人被分配给一个清洁工阿姨协助推粪车。“马桶拎出来啊!”那吆喝声是阿姨的专利,我们只是助推粪车,为倒干净的马桶加一勺水。在今天看来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!又脏又臭又没有工作服,连手套都没有,来到自己家的弄堂更觉得别扭。虽说我那时已入团,懂得艰苦的劳动能锻炼自己,但这活儿毕竟是开天辟地第一回。好在天才蒙蒙亮,弄堂里人影稀疏,把马桶拎出来的又回去睡觉了,没碰到熟人。走了十几条弄堂,天已亮了,洗洗手,回家。

高中时,我们在大达码头运货,在上钢五厂战高温,但记忆最深的还是初中的校办工厂和倒马桶。

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,后来到上海郊区农村参加双抢,也不觉得是回事了,后来到西双版纳插队,看到傣族刀耕火种不施肥,反倒觉得不习惯。

但愿现在中小学也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,让孩子们真正懂得:一粥一饭,当思来处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。

独爱美食

有一种美味

■魏鸣放 文

碧根果,来自大西洋彼岸,又叫“美国薄壳山核桃”。

果实长椭圆形,形如红枣和橄榄,壳薄而圆满,纵棱4、5条,像三叶虫,又似鲜贝,其色褐黑、黑红、黄褐,如紫檀,似花梨,在名贵红木与乌木之间。

碧根果果仁肥厚且香酥,口腔内,自有大风狂走鸣沙之山,红旗漫卷日色黄昏,两耳内,头颅中,分明感觉到,一粒粒,一丝丝,如沙,似砾,盘旋而上升,而下落,一一化作万万千千之“碎碎念”。

碧根果有奶香、椒盐、椰香、琥珀和焦香等不同风味,是一种不是荤鲜胜似荤鲜的素食。它让你相信,有时,幸福在喉。

“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那是苏轼大文豪的作派。小文人如我,一天四颗,不多不少,足矣。

美食,当然要有美物相配。

绿茶毛尖,一小撮,两三指,轻轻撮取。一片深绿浅绿,夹几丝白毫,就当它是一种岁月的白发。白瓷杯,琉璃杯,泡开了江南太湖三月的绿。一口绿茶,半颗红果,云水苍茫间自有一种东西沉底。

美食,也要有美文相对。

古人“汉书下酒”,满口浓香。“读经味如稻粱,读史味如肴馔,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。”另外,再读上几页宋元古画和汉唐书法。一遍读了,再来半颗,意犹未尽,再来一口。

美食,也要有美音相伴。

不妨,听上一段原汁原味的“美声”朗读。且戴上耳机,上身后仰,再仰,坐着不如躺着。

当然,美食不能独享。

写字桌上,两只小仓鼠,一黄,一黑,正在玻璃罐中,双双站立,探出上半身,小手捧着“好果”,嘴唇翕动,拱手作揖,正是,对于苍天和大地的感恩。

本报地址: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:65653113 邮编: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